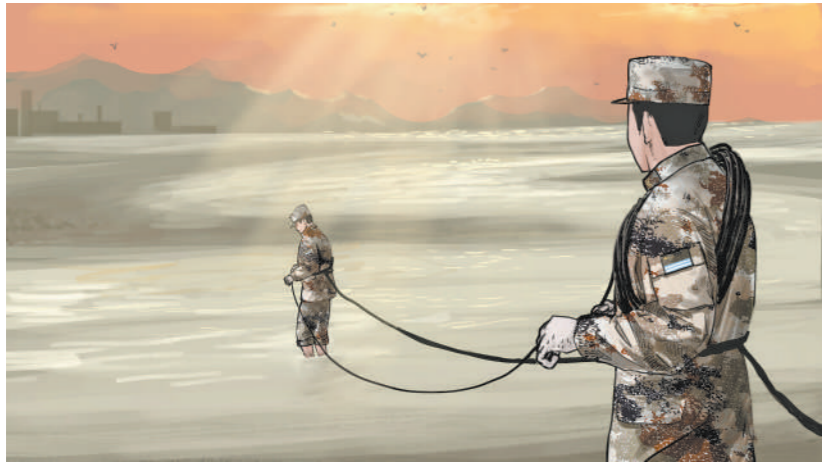
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# 冲锋姿态

■雷彬



插画：唐建平

黄昏时分，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一支通信分队，正在陌生地域开展光缆铺设作业。远远望去，漫长的海岸线像一条长蛇舞动，夕阳余晖给沿岸的滩涂镀上了一层碎金。

这一刻，班长柯泰盛却没有心情欣赏风景。

一天前，基地下达紧急命令：由于演习任务需要，他们必须临时铺设一条军用光缆。如果不能在天黑之前完成任务，夜间作业更不利于任务完成。

此时，我们的脚下是一个7米高的沙坡。坡下，横亘着一条30多米宽的“S”形湾流。正当柯泰盛皱着眉头四下环顾时，上等兵吴洪想都没想就准备往下跳。柯泰盛赶忙上前拉住战友：“我有经验，还是我来！”

他取来一条安全绳绑在腰间，将另一端交给战友，带着光缆侧身一跃，跳下沙坡。越往前，沙地越湿软，柯泰盛脚印越来越深，淤泥没过了他的小腿。他紧紧抓着缆线，费力地蹬进海里。

突然，他一个跟头栽倒在水中。这时，战友们才反应过来：正在退潮，看起来风平浪静的海面下暗藏着捉摸不透的离岸流。柯泰盛面对的，不仅有光缆的张力，还有水下暗流的牵引力。他在岸上思考打量的，就是这些

复杂的情况。

不同方向的力量，像一只只无形的手，阻滞着前进的脚步，柯泰盛重心不稳，好几次摔倒在沙滩上。战友们紧紧扯着安全绳，大声呼喊他的名字。

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，也没有惊险刺激的宏大场面，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黄昏，我看到一名战士从水中一次次爬起，步履坚定地向前走去，像一名冲锋的勇士。

冲锋，也许对他来说，更像一个形容词，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姿态。

柯泰盛的家乡，也有一片美丽的海。小时候，他最喜欢看渔民吆着号子赶海，似乎他们骨子里生来就有一种战斗浪的豪迈。

多年之后，他拥有了一片更大的海：他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。

从那时起，无论公差勤务还是演训任务，他都要求自己“往前冲”。22岁时，他因工作突出，被任命为光缆班班长，成为全营最年轻的军士骨干。

那年，团里组织了一场优秀教练员比武，柯泰盛主动请缨参加。此类比武并非通信兵的传统优势项目，以往连队官兵很少取得名次，柯泰盛还是决定“往前冲”。于是，大家看到，比武场上，

就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，力压一众经验丰富的老班长，逆袭夺冠。

“永远保持冲锋的姿态”，让这位“00后”战士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。今年，他在专业比武中一路高歌猛进，从营连比到团里、基地，最终站上战区海军的赛场，首次亮相就取得第3名的好成绩。

担任班长之后，柯泰盛把口头禅“往前冲”改了——现在，他要求自己“冲在前”。这次受领紧急任务，他带着班员赶赴陌生地域，从一开始就走在前面，担任最辛苦的“头绳”，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。

任务途中，我们曾遇到一座废弃的矮桥。桥下的小河一片浑浊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。确定铺设方案后，柯泰盛对班员说了一句“我下！”随即带着光缆跳入水中。桥洞下泥沙大量淤积，柯泰盛在河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，经过多次尝试才将光缆成功穿过。上岸后，他全身红肿发痒，手臂上也多了好几道血痕。

天边的火烧云正一点点往下沉，柯泰盛仍在湾流中缓慢前进。暮色降临时，他终于成功穿过湾流，将光缆带到了指定阵地。

线路接通，一道道命令快速传递，阵地上的官兵愈发忙碌起来。柯泰盛伸手抹去脸上的汗珠，擦了擦袖子，也赶忙加入其中。

夜色中，他又将开始一场新的冲锋……



记者心语：向下扎根，向阳生长。

# 最后一次巡逻

■李江

次巡逻路。

那时的巡逻路不像现在这样好走，布满碎石的山路如同银蛇一般缠绕着，战士们只能徒步巡逻。要是赶上大雪天，连路都分辨不出来，往返120多公里的山路，要翻越3座海拔4500多米的雪山。

很快就到了王明跟队巡逻的日子。那天，大雪彻夜未停，王明激动得睡不着，听了一晚上落雪的声音。

出发前，巡逻队本着照顾新兵的原则，让王明和几个新兵牵着马群走在队伍的最后面，其余队员负责在前面开路。这一路，王明牵着的是即将退役的军马火耳。

火耳是连队里资历最老、参加巡逻任务最多的军马。王明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火耳，瞬间就被它的英姿吸引住了。虽然火耳即将退役，但四条腿依旧粗壮匀称，油亮亮的马身如擦了一般，脖子上长长的黑鬃毛一绺一绺柔顺地垂挂下来。

一路上，火耳如同一名经验丰富的“老班长”，远远地便能判断出哪段路好走，哪段路坑洼多。到了爬山路段，懂事的火耳几乎全程拽着王明往前走。

巡逻队翻越最后一座山后，找到了一个避风处休整。老兵们忙着准备干粮，王明见火耳累得直喘粗气，便把它牵到山脚的水洼处饮水。没有军马饲养经验的王明不知道，军马剧烈运动后不能立即饮水，否则会引起食道痉挛导致猝死。饮水后不一会工夫，一向温顺的火耳变得暴躁起来，很快就把张大嘴倒在地上，一个劲儿地抽搐……

火耳倒地后再也没有起来，队员们眼含热泪把它掩埋在巡逻路上，而王明回来后便日日与锅碗瓢盆为伴，再也没有机会执行巡逻任务。

也是打那时起，每当巡逻队要出发，王明就叮嘱战友们如果路过埋葬火耳的地方，一定记得替他看看。

“王班长，快去准备吧，咱们吃了饭就出发。”连长提醒发愣的王明。

王明一把扯掉围裙，迈开大步跑向连队请领武器装备。

巡逻车一路颠簸，王明一路无言。站在埋葬火耳的地方，王明依旧一言不发，只顾着弯腰清理杂草。许久过后，他起身敬礼：“火耳，我来看你了。”

说完，他的眼泪就涌了出来……



长征

第5974期

## 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主营区在雷达阵地下边的小山坳，营房依陡坡而建，南面与西面是高耸入云的山峰，下边是深谷。

“山上有阳光的时间，一年加起来不超过两个月。”32岁的一级上士颜涛笑眯眯地说：“晴天，营区只有小半天阳光，11点之前湿气太重，没法晾晒东西。下午3点，太阳滑过南边和西边山峰，湿气立刻就下来了，只有中间一小段时间能晒上太阳。我们晾晒衣服和被褥，要追着阳光不停挪换位置。”

还未入冬，我和雷达站官兵一样，穿着棉大衣，被风扑到身上仍冷得发抖。湿雾与冷风，无孔不入，双层窗户也挡不住。

图书室里，一台抽湿机嗡嗡响着在工作。“抽湿机常年不停，一天抽两桶水。”颜涛看着我。他似乎知道我心里的疑问。

刚到下午4点，感觉已是黄昏时分。战士们在篮球场上打球，喊声和球击打地面的声音，像被湿雾撕扯着、缠绕着，无法荡开，听上去闷闷的，有些远。

“这个球场是用半吨炸药炸出来的一块平地，尺寸比标准篮球场小一圈，站里的室外活动都在这个球场上举行。”颜涛说。

球场边的国旗杆隐在雾里，国旗迎着风猎猎作响。

午饭后，雾稍稍淡了一些，我让颜涛带我上雷达阵地看看。

此前，我跟他闲聊过两次，感觉他是一个真诚、乐观、坚毅、热情洋溢的人。这印象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，也加重了我的好奇。

颜涛2009年冬天从陕西汉中入伍，是站里兵龄最长的战士，也是全站专业顶呱呱的骨干。现在，指令标记、军械油料、文书、驾驶员、电工，哪个岗位需要，他就上哪里。

“都说边防白天看兵，晚上数星星，我们这里连星星都难得看到。”他转身坐在陡峭的台阶上等我，继续说：“山上有风风力会飙到8至10级。有一次，车库卷帘门被风揭掉，像风筝一样在空中翻转，越飘越远。以前宿舍门窗是木质的，一年下来就被风刮得千疮百孔，前几年营房翻新时都换成了不锈钢的。房顶上的瓦，用钢钉加固着。”

我问他，都去过云南哪些地方？哪里都没去过。他说。

滇池也没去过？没有。

看我有些不解，他说，我新兵下连就在这里，除了去上级机关参加专业培

# 『我是个没故事的兵』

■王雁翔

训，平时很少下山。每年探家路过昆明，都是直奔机场。假期加路途就那么几天，在外头浪费了时间，在家里时间就少了。

“说说你在山上最开心的事。”

“我们这里，一年260多天是雨雾天，阳光比金子珍贵。有阳光的日子就是全站最幸福的日子。”

这一天，尽管不是大风天，但山顶的风依然猛烈，扑得人站都站不稳。雷达阵地厚实的挡风墙，墙皮被一片一片揭掉，拳头或鸡蛋大的坑密密麻麻，像被重机枪子弹扫射过。

颜涛说，这墙上的“伤疤”都是风留下的。

新兵时，他跟着老兵值班，刚一看到远处山头的黑云团，班长毛磊就让他立即向指挥员请示防雷。颜涛心想，那座山头离阵地那么远，黑云团即使过来也需要时间。谁知他放下电话不到两分钟，直击雷就带着巨响从头顶黑云里砸下来。

“有时，雷电会在山顶持续六七个小时，特别是夏天，山顶上雷特别多。有的雷打下来，落到地上像一片伸展的红色树根，很震撼。”颜涛说。

我立在风和雾里，10米之外什么都看不到。颜涛说，天气晴朗时，晚上站在山顶，月亮特别大特别亮，月光洒到云海，不是洁白，也不是灰白，而是蓝白交融，一种说不清楚的色彩，比人间仙境还美。

说这话时，他的眼角眉梢都是开心，身心似乎还陶醉在那个美丽的夜晚。

颜涛埋在心里的隐痛，是闲聊时无意间说出来的。

颜涛是独生子，父亲患肺癌去世后，母亲无人照料。在走与留的两难关口，爱人石婷说，你安心干工作，我回去照顾咱妈。

石婷毅然辞掉在西安干了多年的工作，回老家替他扛起了家庭重担。

“每个月工资发下来，我都会将配偶荣誉金和父母赡养补助及时转给我爱人。每次转过去，她都说很开心、很自豪。”

虽说在山上的每天几乎都是大雾弥漫，我还是一点一点摸清了营区周围的地貌。山上除了山坡长有低矮的毛竹和干枯的茅草，几乎看不到什么植被。青黑色尖石像反坦克桩，一片一片裸露在山坡上的茅草丛里。毛竹黄绿驳杂的叶子上，从早到晚挂着亮晶晶的水珠。

营区有4棵碗口粗的柏树。炊事班旁边的一棵，去年冬天被大风刮断了树冠，让颜涛心疼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每次路过那棵顶着几根绿枝的柏树，他都会抬头看看。

2014年，站里60多名年过半百的退伍老兵相约重返老连队。他们从全国各地千里迢迢汇集到一起，不仅每人都从老家带来了一小袋泥土，还特意买了40多棵桂花树苗带上了山。

站里官兵跟老兵们一起将树苗栽下。老兵下山后，因为担心小树被大风吹倒，颜涛跟战友们利用休息时间精心给每棵小树都做了一个防护棚，宝贝似的呵护着。但是它们还是枯死了，一棵都没活下来。

“我是个没故事的兵。”下山路，我在心里反复琢磨着颜涛的话——在这些平淡如水的日子里，颜涛和雷达站的兵，已经把青春熔铸进莽莽苍苍的群山之间。

起落的晨昏  
在他的头顶消隐  
坚毅与忠诚  
和誓言一起印刻在滚烫的灵魂

## 百炼成钢

■顾中华

火焰 在胸中升腾  
时光融化 析出杂质  
未来的日子  
一定是方方正正的

千锤万击 愈加坚初  
锻打重塑后 蓝光一闪而过  
我们的骨骼兼具了  
山的品格和水的清澈

凛冽的风 穿过我们的身体  
理想和信念  
越来越纯粹 越来越坚定  
我和我的模样  
也越来越像

##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 如果，你爱一名军人

■海墨

如果你爱一名军人  
你可曾  
悄悄凝视过他的眼睛？  
寒暑的变换  
在他眼中明灭  
炽烈的思念  
一点点融化于深邃的纯净

如果你爱一名军人  
你可曾  
偷偷抚摸过他的背影？

如果你爱一名军人  
请深深地爱着  
把你最丰沛的真情  
化作天边的云霞  
陪伴着他无悔的青春

如果你爱一名军人  
请深深地爱着  
把你们最珍贵的缘分  
连同岁月无声的馈赠  
守候在，彼此的初心



晴空（中国画）

孙少亮作